

春天里的竞赛

CHUNTIANLI DE JINGSAI

江苏文艺出版社

春天里的竞赛

南京市文联編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二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3/16 字数 50,000

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序

我們滿懷着欣喜和興奮的心情，從我市1959年工农兵群眾創作的大量小說作品中選出十篇，編輯成這個集子出版。

這本小集子，標志著我市群眾業余文藝創作在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普及和提高。

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紅旗下，我市的群眾文藝創作隊伍里又涌現出一批新人，他們在真誠地描繪著我們偉大時代的新人新事新的風貌，熱情洋溢地歌頌了在黨教育下的人民群眾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成長。作品里的許多人物身上都閃爍著時代的光芒，有濃厚的生活氣息，給人以感染，鼓舞人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奮勇前進。

這些作品，有的描寫的是真人真事，但多數作品都已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作了一定的藝術加工，作者都嘗試創造我們時代先進人物的鮮明形象。這說明工农作者的寫作水平已經有了極為顯著的提高。

1958年，我市的廣大工农兵群眾創作了大量的民歌、畫和演唱形式的作品，因此，我們在去年春天收集整理選

編出版了“南京民歌选”、“南京工农兵画选”、“南京壁画选”和“南京民間歌曲集”等好几个集子。当时小說这朵群众文艺創作之花，才刚刚吐出蓓蕾，但在1959年度群众文艺創作繼續跃进的情势下，在群众文艺創作大花园里的百花丛中，小說这朵花也开始和民歌、画等鮮花一同放出时代的芳香争妍斗艳了。这是党的文艺方針的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也是文艺創作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当我們将这个集子付印出版为它作簡短序言的时候，我們满怀信心的希望，小說、特写等形式的作品在伟大的六十年代里获得更大的丰收！

南京市文联

1960年2月

目 录

技术指导.....	李春光 (1)
热.....	王树三 (20)
春天里的竞赛.....	向 大 (23)
师徒俩.....	纪 宫 (39)
春潮晚来急.....	殷志扬 (46)
三輪車上的故事.....	徐宝康 (65)
爷爷的胡子.....	夏文斌 (70)
在公社的鍋台边.....	王立信 (74)
部长.....	王 蔚 (84)
杀猪.....	金元君 (89)

技术指导

南化公司化工机械厂工人 李春光

二班有个陶冶林老师傅，論技术是个刮刮叫的八級車工，不过人家都說他是“老保守”、“老頑固”。人們当面叫他陶师傅，背后却叫他“陶老头”，就連車間里很多新進厂的小伙子和姑娘也都知道車間里有个“陶老头”。陶老头脾气暴躁，对年輕人特別厉害，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他手下学过徒的，沒有一个不曾哭过几場。因此，对那些調皮的小家伙，人們就会以“再調皮把你送給陶老头”来吓他，而且这一吓往往还滿灵光。

其实陶老头并不是什么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論年紀还不滿五十哩。陶老头，陶老头，要說人老，倒不如說是思想老。

这一天，陶老头气鼓鼓地跑到車間党支部，冲着刘書記喊道：

“刘書記，实在受不了啦！你給我調班吧！”

刘書記摸透了他的脾气，心平气和地让他坐，給他倒

了杯茶，这才不慌不忙地問道：

“什么事呀？陶師傅，怎么生这么大气？”

“什么事？这二班我是呆不住啦，动不动‘保守思想’、‘迷信思想’，好象他們都是积极分子，就我这老头落后！我受得了这个气！”

刘書記說：“陶師傅，有話慢慢說，先不要生气。”

陶老头还是气冲冲地說：“小組里得不了紅旗怪我，試驗搞不成功說是我浇了冷水！我不成了气泡泡啦？”

刘書記劝慰道：“陶師傅，你先別急，让我找你們班长談談再說，好嗎？”

“不管你找誰談，反正我要調班，可不是姓陶的爱夸口，走南闖北，大厂小厂也要了几十年手艺。让他们看看我那是那号子弄种。”

正在此时，青年班班长魯海明进来了。

“刘書記，到底什么时候派技术指导給我們？”

刘書記两肩一耸，苦笑道：“現在各班任务都这么紧张，誰肯放老师傅？”

“可是青年班多需要一个技术指导呀，随便哪个師傅都行！”魯海明再一次要求。

刘書記朝陶老头瞟了一眼，然后盯着魯海明問了一句：“誰都行嗎？”

魯海明沒注意到刘書記的眼神，肯定地答道：“行！”

誰的事誰上心，陶老头早就注意了他們的談話。心里想：有多巧，我要往外調，他們要調人，這不是正好嗎？不過，他想到自己在車間的名氣（雖然他自己不承認），誰肯要？因此幾次話到嘴邊，都又咽到肚子里去了。當他聽到魯海明說“隨便哪個都行”時，又鼓起了勇氣要開口，可是，他看見劉書記朝他瞟了一眼，又轉臉問魯海明，他就暫時沒有出聲。最後，他听魯海明一再表示“誰都行”，又想到魯海明可能已經看到劉書記向他使的眼色，而魯海明仍是說得那麼肯定，心里就踏實多啦。再一想，雖然自己“老頑固”這個名氣不大好，不過八級車工這塊招牌是硬的。何況青年班要的是技術指導，又不是政治指導。陶老头想到這裡，信心已經是很足了。

“小魯，我去你們班吧？”陶老头終於開了口。

“你……？”這出乎意料的要求使小魯不知所措了。

“嫌我老嗎？”陶老头倒來個先發制人。

“陶師傅你別開玩笑了！二班哪肯放你？”其實，小魯說這話多半是為了搪塞。

“為了幫助你們青年班，他們也不應該太自私。現在不是提倡共產主義大協作嗎？”陶老头一下子便使對方無法回絕。

“噢……那……那自然歡迎囉！”魯海明被逼得吞吞吐吐地答應了。

可陶老头并没有把这吞吞吐吐的回答理解为不愿意要他，却自我安慰地解释为：人家是怕承担不起他这八级工；再呢，听说他女儿陶莉萍正和鲁海明谈恋爱，说不定小伙子是害羞哩。……

刘书记怕把事情弄僵，连忙开口留了个后路：

“你们先别争，我得找二班长谈谈哪。”

陶老头生怕谈好的事再吹了，说了声“有什么好谈的”，就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他又慎重地向小鲁说了一句：

“我这就去收拾工具啦！”

陶老头和鲁海明离开支部不久，二班班长周献勇来到支部。刘书记料定周献勇已经知道了陶师傅到支部来过，就笑着问道：

“老周，老陶今天怎么又生气啦！”

老周坐下来谈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上次分配给他一批高压丝对的工作，大家帮他出了主意，提議試驗高速，可以完成任务。可是他放不下面子，又不相信大家的意見，还在班里大嚷大叫：‘誰干得了誰来干！’結果到时候就因為他的这个項目沒完成，装合不起来。大伙批評他，他不服气，說現在比解放前已經提高好几倍啦，再提高那么多是赶鴨子上架。这次又分配給他一大批高压絲对，他还是老一套地干，眼看他完不成任务

了，全班同志便帮他抢了下来。他不但不感谢大家，还说大家跟他过不去。昨天晚上开小组会，大家批评了他，这一来他的气更大啦，说是二班有意和他为难，要求调班。今天一上班就来找你。刚才回班里收拾工具，说是你已经答应他到青年班担任‘技术指导’了。”

刘书记把刚才的巧合说了一遍，老周咧着个嘴笑着说：

“那也好，就让他去吧，他的技术好，再碰上小伙子热情高，说不定能炼好哩。反正再回二班也有点僵顶。”

刘书记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就让他到青年班去吧。”

鲁海明回到班里，把陶老头要到他们班里当技术指导的事跟大家一说，小伙子们都不约而同地伸了伸舌头。不过他们看了看自己的工会组长陶莉萍，便都闷着气没说什么。陶莉萍看透了大家的心思，转身飞快地朝党支部走去。鲁海明也随后跟了上去。

“班长和工会组长一走，青年班的组员们马上议论开了。”

“嘿，盼来盼去盼来个‘老顽固’。”

“技术倒是不错，就是思想不挂帅。”

.....

陶莉萍一跨进党支部屋门就哭丧着脸恳求道：

“刘书记，你怎么把我爸爸调到我们班？还让他回二班吧。”

“怎么，让你们父女在一个班不好吗？一个组长、一个指导，再加上一个班长，这……”

“人家都急死啦，你还开玩笑！你看这以后工作怎么作呀？”小陶急得简直要哭了。

刘书记是有意在逗她：“这我可管不了囉，是你们大班长同意的哟！你找他好囉。”

这时候，鲁海明已经跟进来了。

陶莉萍看着鲁海明，真是啼笑皆非。

刘书记又深深地看了两个年轻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年轻人，勇敢一点嘛！这一点困难就吓倒啦？陶师傅在技术上是很有一套的，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他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他故意把“你们俩”说得格外分明，弄得两个年轻人不觉脸上绯红起来。

鲁海明见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为了不叫陶莉萍着急，就安慰她说：

“小陶，陶师傅的技术对咱们帮助一定会很大的，要不然我也不会答应。”

陶莉萍又怕自己太固执，使刘书记和小鲁难堪，于是也就勉强答应下来。

第二天陶老头来到青年班上任了。

说来也算有意思，陶老头一到青年班竟又碰到了高压絲对这个大关口，真是冤家路窄。

原来車間計劃員一連几次把高压絲对派到二班都拉了期，所以这次特意把一批急要的高压絲对派到干起活来有一股子冲劲的青年班。为了胜利完成这批任务，晚上青年班召开了一个骨干會議，討論攻关键的办法。作为技术指导的陶老头，自然也参加了會議。

在会上，陶老头主张动员全班的大部分机床一齐突击，可是这个意見馬上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因为班里除了这个任务外还有很多別的项目，要是都做高压絲对势必影响到別的任务。魯海明提出根据报上介紹的先进經驗用高速切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二十几倍。沒干过車工的你可能会說：哟，高速切削这有什么稀奇，1953年報紙上就看到过宣传啦，現在还算什么先进經驗？其实不然。干螺絲这玩意高速可不同于一般外径。“嗤拉”一下，下子車刀能跑尺把远，弄不好刀架就会撞在車头卡盘上，闖出屁漏。况且他們干的又是高压螺絲，質量要求就更不同一般了。陶老头听到魯海明的建議，要攔平时非“大放”一通不行，不过今天是来到青年班的第一天，再說魯海明将來說不定还是自己的女婿，所以在感情上就有点异样。他慢吞吞地說：“小魯的意見要是能成功当然再好

沒有了，不过，这是行不通的。可不是我保守。”说到这里，他特意停了停，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当他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地听，这才又继续说：“我也是巴不得越快越好，不过这玩意，高速是不行的；容易闖屁漏，质量又不保险。解放前干这种活只能干十几、二十轉，慢慢光刀——当然，现在大跃进啦，不该再提这些老古董，不过现在开到六、七十轉已經是跃进好几倍了。”

大伙听着这话似乎也有道理，于是会场上沉默了一会。陶莉萍一見这情形，为了不給魯海明泼冷水，又防备人家说她跟她爸爸学“老顽固”，就提議：不管好坏，明天試驗一下，行了更好，不行再说。

第二天果然就試驗起来了。陶老头站在魯海明旁边，車床从七十六轉提高到一千二百轉。只听“嗤拉”几下子，螺絲真的車出来了，真快。但是一連車了两根，那螺絲牙齿比狗啃的还难看。根本不能用。于是陶老头帶着一种胜利的徽笑，向年輕人指手划脚地又发起議論来。

魯海明看了車下的烂螺絲，又見陶老头指手划脚大发議論，真是又痛心，又着急，又尷尬，可是他不服气：“报纸上明明登着是先进經驗，人家行，咱們就不行？”

陶老头嘿嘿一笑，以很世故的口气回答說：“报纸嘛，那是鼓励大家；再说咱們設備都是旧的，怎比得上人家？”

魯海明要求再試一根，陶老头晃了几晃脑袋，无可奈

何地說：“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試就試吧。”

魯海明又拿過一根材料，用力頂緊了頂針，一按電開關，只听車床“嘩嘩……”的一陣巨響，車刀冒着火星發出了尖叫声“噯——”，人們的心都似乎要涌到喉嚨口了。忽然聲音中斷，只听“啊”的一聲，陶老头臉上青筋暴起，右手緊握着左膀子，坐在地上了。陶莉萍搶過來扶住他：“爸爸，你……”陶老头痛得咬着牙，艱難地搖搖頭，連話也不能說了。魯海明更是渾身一個勁冒汗，着急而又抱愧地看着新上任的技術指導；又抱歉地看了看陶莉萍。

原來因為轉速太快，魯海明連續遭到兩次失敗后，心里又十分緊張，所以車刀到底時沒來得及退刀，刀架撞上卡盤，兩頭頂着的螺絲擠飛了出來，打在陶老头的左膀子上。這正是陶老头在開始時提到的那一着——“撞車事故。”

停了大約五分鐘工夫，陶老头才能輕輕地說話。他第一句話是：“唉！要是听了我的話，那還會闖這個屁漏！要是打到頭上不就送老命啦？”

魯海明和陶莉萍他們急忙把陶老头扶到醫院。醫生仔細檢查以后，說是沒有傷着骨头，他們這才放心，然后又把他扶回家去休養。

把陶老头送回家，魯海明和陶莉萍又回頭朝車間走

去。在路上，海明覺得挺對不住莉萍，一直十分不愉快的低著頭，莉萍反倒安慰他說：“算啦，又不是有意的，又沒有傷著骨頭。”這才使海明輕鬆了一些。

他們回到車間可又為難了：怎麼辦呢？還試驗嗎？難道闖一次屁漏還不夠？拉倒吧！不行，不能就這樣罷輸！正在這個時候劉書記來了。

劉書記先是關心地问了陶老头受傷的情形，然後又問道：“怎麼樣？不搞啦？”魯海明沒有回答。劉書記見這情形便嚴肅地說：“小伙子，出了事故要吸取教訓，不能這麼垂頭喪氣的！應該檢查原因嘛。螺絲為什麼會象狗啃的？來不及退刀子能不能想辦法到時候让它自己會退出來？”

劉書記的分析使魯海明心里猛地一亮：要是真的到時候自己退出來那該多好！對！這麼一想，他的勁頭又來了：

“劉書記，你說的對，我們該想辦法一個一個問題來解決。”

劉書記高興地鼓勵道：“對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跌倒再爬起來，這才象年輕人。陶師傅嘛，技術上是有一套，有不懂的地方應該向他請教。”劉書記說到這裡，見魯海明臉上又露出畏難的神色，就故意把語氣放得很輕鬆說：“小伙子，不要怕！好歹還有小陶替你講情。”

刘书记这几句话可能是无意的，但却使鲁海明心里活动起来：对呀，应该到陶师傅家去一趟，不说别的，就是人情常理，自己闯了祸，能不去看看？再说刘书记不是说“有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向他请教”，这一来不是两全其美吗？要是一切都顺利，到时候试验成功不就更美啦！小鲁想着想着，好象真的看到试验已经成功啦，一堆光滑雪亮的高压丝对已经交库啦，……他越想越美，差一点忘了，这一来，不就是要上门去给他那未来的丈母娘相女婿吗？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又激烈地跳动了一阵。要知道，小伙子干起活来一股子劲猛冲，再大的困难都不怕，可在这一方面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了。你说该怎么办？就这么送上门去给人家相？嘿！相就相呗，就这么个人，又相不掉一块肉！能从陶师傅那里学来点什么东西，那才是正事哩。退一步说，反正“丑媳妇总得见公婆面”，丈母娘相女婿这一关总是逃不了的。再说，我小鲁这模样，还够俊的呢。就是有一点点欠缺，俗话说得好，“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不就给包涵过去啦！

最头痛的还是向陶老头请教这一关，这是关键性的一关。陶老头那脾气，闯不闯得过这一关可真叫人有点担心里！

他把他的意思跟莉萍商量，莉萍满心高兴地鼓励他去。当然，她有和小鲁一样的想法，可也有她自己的想

法。他希望小鲁去看看她爸爸，向她爸爸安慰几句，再认几句错，不要让她爸爸对小鲁留下成见。

当天下午，鲁海明就和莉萍一同去了。

鲁海明踏进陶师傅家屋门，心里又是一阵紧张。一进屋就看到陶老头坐在迎门口的一张铁架子床上。陶老头对鲁海明的到来好象是意料到的，只是把头微微一点，连句话也没说。莉萍只好自己让坐，倒茶。海明哪有心思去喝茶？他在想着这一步棋该怎么走法。他接过茶杯楞了半天，终于开了腔：

“陶师傅，你可好一些？”

“好！好！差点没有完命。”老头子气头又来了。

“是啊，我当时也太粗心了。”

“粗心？你们要是听我老头子的话，哪会有这事？”

小鲁咬住牙没有回答陶老头这句话，却试探着反问：

“陶师傅，你看这毛病到底在哪里，能不能想办法对付？”

陶老头一听，眉毛都竖起来了，说：

“还有什么办法，根本就不行！”

“那别的厂怎么能行呢？”

“我没有那么多脑袋跟铁块子碰！”陶老头口气很坚决：“你们是非到黄河不死心！”

莉萍在一旁听着实在着急，对她爸爸这种态度非常